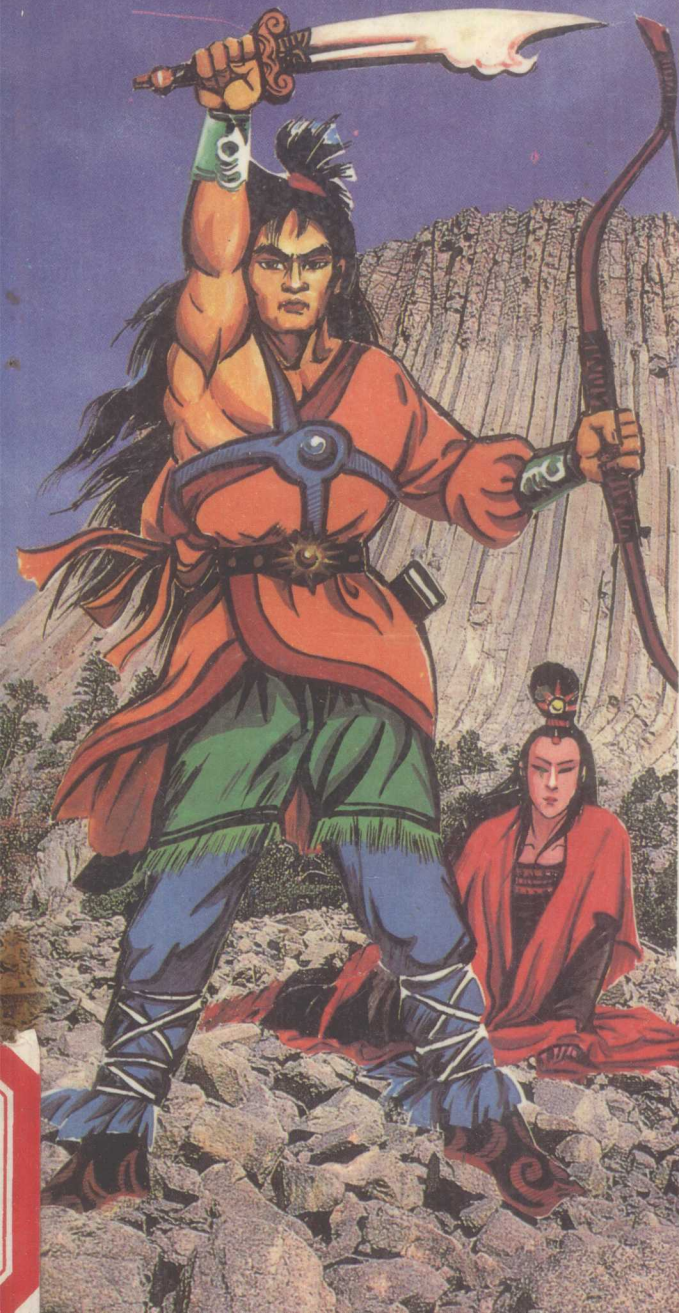


月异星邪

(下)

「台湾」
古龙著



月 异 星 邪

[台]古 龙 著

(下)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

第十章 恩怨缠结

此刻已是未末申初之交，这间生意本就不佳的酒铺，在这种午饭已过，晚饭未至的时候，上座自然更坏。

这间里面只摆了七、八张白杨木桌的小小酒铺，此刻座客除了卓长卿和那高冠羽士之外，便再无别人，酒菜便自然也做得精致些。

对酌三杯，菜略动着，高冠羽士举起手中木筷，含笑说：“此间酒既不精，菜亦不美，老夫这个东道，做的岂非太嫌不敬？”

卓长卿微微一笑，方待谦谢两句，却听这高冠羽士又笑道：“不过老夫倒可说个故事与兄台听听，权充兄台下酒之物。”

卓长卿停杯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小可今日的口福虽然差些，耳福却是不错的了。”

高冠羽士朗声一笑，道：“这故事虽然并不十分精奇，但兄台听了，却定必是极感兴趣的。”

卓长卿微微一愣，放下手中筷子，问道：“难道这故事与小可有关不成？”

高冠羽士目光之中，突地掠过一丝令人难测的神采，缓缓说道：“此事不但与兄台有关，而且关系颇大。”

卓长卿不禁又为之一愣，暗道自忖：“这高冠羽士与

我本来素不相识，又怎知此事与我大有关系，何况我初入江湖，武林故事与我有关系的，更是少而又少——”

一念至此，心下不觉大奇，对这“高冠羽士”的身份来历，先前虽已坦然，此刻却又不禁开始疑惑起来。

高冠羽士目光一转，嘴角似又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三十年前，武林之中有着一对名闻天下的侠侣，那时兄台……哈哈，兄台年纪较轻，自然不会知道这两位的大名，可是三十年前武侠中人提起梁孟双侠，却绝不会有一人不知道的。”

他语声微顿，店伙恰好又送上一样菜来，他伸出筷子，挟了一筷，咀嚼半晌，停着笑道：“这馆子别的菜做的虽不甚佳，这鱼杂豆腐却是极为不错的，兄台不妨先尝两口。”

卓长卿无可奈何地伸出筷子，挟了一筷，心中却是思潮百转，又是惊奇，又是奇怪，那有心情去吃这浙江省内，临安城外一间小小鄂菜馆子的鱼杂豆腐。

他口中一面咀嚼着鱼杂豆腐，一面却不禁在心中暗地思忖：“这梁孟双侠纵然名震江湖，却又与我有什么关系。”

却见这高冠羽士好整以暇地浅浅啜了口酒，方自接着说道：“这梁孟双侠在武林之中，声名显赫无比，武功却并不甚高强，他们在武林中得享盛名的原因，只是因为这夫妇两人，俱都美绝天人，女的固然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男的更如玉树临风，英姿飒爽，武林中人先还有些荡

妇淫徒，想打这两人的主意，只是他们夫妇两人，不但情感极深，而且彼此之间，俱是相敬如宾，十数年来，他夫妇两人遍历江湖，武林中却从未有人见过那梁同鸿对孟如光偶出疾言，也从未有人见过那孟如光对梁同鸿稍有厉色的。”

卓长卿心中暗叹一声，忖道：“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憾。”

转念却又不禁暗忖：“只是这两人与我又有何干系？”

想来想去，还是无法猜出这高冠羽士说这故事的真意来，只见他语声微顿，略喘了口气，又道：“武林中，一些正派侠士，见到莽莽江湖之中，居然还有这样一对夫妻，对这梁孟二人，自是大生好感，那些荡妇淫徒见到这两人在江湖中人缘如此之好，也就将满腔邪心欲火，强自忍了下去。”

卓长卿暗皱眉头，心中转念，直到此刻，这高冠羽士所说的故事，虽然动听，却仍然和自己毫无关系，心下方自奇怪。

抬目望去，却见这高冠羽士的一双电目，正自凝目望着自己，目光之中似笑非笑，接着又道：“他们夫妇两人将大河两岸、长江南北游历一遍之后，足迹便远至苗疆，这对夫妇一生之中，平稳安静，他们却再也想不到在畅游苗疆之际，会遇到一个令这对被武林艳羡不已的侠侣夫妇，从此魂归离恨的武林魔头。”

听到这里，卓长卿不由全身一震，推杯而起，脱口问道：“难道此人便是那丑人温如玉！”

高冠羽士哈哈一笑，将面前的一杯花雕，仰首一干而尽，道：“不错，此人正是那被天下武林同道称为红衣姑娘，却自称丑人的温如玉！”

一时之间，卓长卿但觉心胸之中，怒火沸腾，几乎忘了这高冠羽士怎会知道自己和那丑人温如玉有着深仇，脱口又道：“这丑人温如玉难道又将这对神仙侠侣双双害死了吗？”

高冠羽士微微一笑，颌首道：“这温如太自称丑人，其实丑的一字，还远不足以形容其人，那知她却偏偏看上了那美如子建的梁同鸿，试想梁同鸿有妻如花，而且温柔贤慧，却又怎会对这貌赛无盐的丑人温如玉稍假词色呢？”

他长叹一声，目光仰视，接着又道：“于是这温如玉因爱生妒，因妒生仇，竟将一生之中，谦谦自守，在武林里从未与人结过梁子的梁同鸿，一掌击毙在他的爱妻面前。”

卓长卿耳畔轰然一声，全身亦不禁为之一震，心胸之间，像是被人重重地击了一拳，双目直视，茫然忖道：“爹爹他老人家一生之中，不但是个谦谦自守的君子，而且是个急人之难的侠士，但是……他老人家又何不是被这万恶的魔头一掌击毙在自己的爱妻面前。”

一念至此，两行泪珠，便不能自止地沿着面颊缓缓落了下来，落在他身上穿着的玄色长衫上，却又毫不停留地从衣上滑落了下去。

那高冠羽士凝注在卓长卿面上的目光，亦随着他的泪珠缓缓移下，一丝令人难测的光采，便又在他的目中闪

过。

但等到他的目光转到那两滴由卓长卿的玄色衣衫上滑落的泪珠时，他双目中所显示的神采，却全然变为惊愕了。

这几乎是一件无法思议的事，因为那泪珠几乎是毫不留滞地自衣衫上滑下，那么，这该又是什么质料制成的衣料呢？

于是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这件玄色的衣衫上停留了半晌，双眉微微一皱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瞬即接着叹道：“梁同鸿一死，孟如光自然痛不欲生，只是这可怜的女子那时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，为了这点梁氏骨肉，孟如光纵然想死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却也容不得她就此一死了。

他沉重地叹息一声，但你如果聪明，你可以发现他这声沉重的叹息声中，几乎全然没有惋惜和哀伤的意味。

但卓长卿此刻正是悲愤填膺，泪如泉涌，又怎能发觉他叹息声中的真意呢？

高冠羽士微一捋须，便又叹道：“生死之事，虽是千古之人最难以勘破之事，但欲死不能，却远比求生不得还要痛苦的多——”

他竟又自微微一叹，接道：“兄台，你年纪还轻，虽是绝世奇才，但对人世之间的一些凄惨之事，终究不如我这历尽沧桑的伤心人体会得多，试想那梁同鸿与孟如光本是江湖中人人艳羡的神仙眷属，但如今鸳鸯失偶，本已痛不欲生，如能同穴而死，则情天虽已常恨，比翼之鸟可期，

也还能含笑于九泉之下，但如今欲死却亦不能，唉——人世间最凄惨之事，怕也莫过于此了。”

他双目微合，面目之上，露出了颇为哀痛的表情来，稍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那天似乎是冬天，苗山之内，天时虽较暖，但仍是凜风怒吼，叶落满山，只差没有下雪而已，孟如光伏在梁同鸿的尸身上，哀哀地痛哭着，哭声与风声相和，便混合成一种令人不忍卒听的声音。”

“但是那丑人温如玉，竟将这对已成死别的鸳鸯，还要生生拆开，将那梁同鸿的尸身，葬在贡黎山右的穴地之中，却将孟如光软囚在贡黎山左的一个所在，也不将她置之死地，因为这心如蛇蝎的魔头知道，与其将她杀死，还不如这样更要令她痛苦的多。”

他一拍桌子，又道：“不但如此，这丑人温如玉更想尽了千方百计，去折磨这可怜的女子，但是孟如光却都忍受了下来。”

这高冠羽士说话之时，不但语声清朗，而且加以手式表情，将这个本已是惨绝人寰的武林故事，描述的更是凄惨绝伦。

卓长卿本是伤心人，听到这种伤心事，自然更是如醉如痴，一时之间，但觉醉从中来，不能自己，竟忘了再想这故事究竟与自己有何关系。

高冠羽士目光一转，接着又道：“直到那梁同鸿的亲生骨肉生下来的那一天，孟如光便将那女孩子交给一个在这数月内，在苗疆中结识的一个知己，再三嘱咐叮咛之

后，便挟着满腔悲愤，去寻那丑人温如玉，去报那不共戴天的杀夫深仇。”

“只是她的武功，却又怎比得上那身怀异禀，武功绝世的温如玉呢？不出三招，这恨满心头的可怜女子，也就魂归离恨天了。”

卓长卿剑眉怒轩，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“拍”地一声，重重一拍桌子，将桌上的杯盏碗筷，都震的直飞了起来。

高冠羽士微喟一声，道：“人世之中，悲惨之事原本远较欢乐之事为多，兄台也不必为此事太过悲愤，唉——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人生处世，得过且过，若是十分认真起来，那只怕谁也不愿在世上多活一日了。”

卓长卿双眉微蹙，朗声道：“若是人人俱做如此想法，那人世间，魅魍岂非更加横行，群魔乱舞，真正安份守己之人，还有处身之地吗？”

高冠羽士朗声一笑，道：“兄台既有如此仁侠之心，老夫自然钦佩的很。”

他笑容一敛，便又叹道：“只是老夫虽是如此说，对那温如玉的愤怒之心，却也未见就在兄台之下哩。”

“那温如玉将孟如光击死之后，竟将孟如光的尸骨，火化成灰，撒在贡黎山右，让她随风而去，永生永世也不能和梁同鸿聚在一处。”

卓长卿心念一转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难道这女魔头斩草不欲除根，竟将那梁同鸿的亲生骨血，轻轻放过？”

高冠羽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台这一问，却也未免将那

温如玉看得太过简单了。”

卓长卿俯首沉吟半晌，心中突地一动，道：“难道那孟如光自认是自己知己的人，却是温如玉早已预先安排的吗？”

高冠羽士猛地一击手掌，颌首笑道：“老夫早说兄台聪明绝顶，心智之机巧，确是超于常人，那丑人温如玉果然早已将自己的心腹，安排在孟如光左右，故意对这可怜女子作出同情之态，那孟如光在那种濒临绝境的情况之下，有人对她有三分好处，她便当作十分，何况这人对她本是蓄意结纳，她自然也就难免将这些人当作自己的患难知己。”

卓长卿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那孩子落到那丑人温如玉手中，岂非亦是凶多吉少？”

高冠羽士摇首笑道：“兄台这一猜，却猜错了。”

卓长卿微微一愕，暗地寻思道：“难道这孩子也和我一样，被一武林异人，救出生天吗？”

却听高冠羽士又道：“那温如玉非但未将这孩子置之死地，却反而对她爱护有加——”

卓长卿不禁又自接口问道：“难道这孩子长的与那梁同鸿十分相像，那温如玉将自己对人家的单面相思，都移到这孩子身上。”

高冠羽士拊掌叹道：“兄台事事洞烛先机，确是高人一著，老夫的确钦佩的很——”他话声一顿，又道：“温如玉一生之中，恨尽天下之人，对这孩子，却是爱护倍于常

人，竟将自己的一身武功，都传给了这孩子——”

卓长卿剑眉一轩，突地长身而起，脱口问道：“难道这孩子便是她那弟子温瑾。”

高冠羽士微一颌首，目光缓缓移注到他面目之上，只见他神色之中，又是错愕，又是惊奇，却又有种无法描测的喜悦之意，生像是他再也料想不到，自己心中一个无法化解的死结，竟在这刹那之间化解开了。

高冠羽士便一笑说道：“人道举其一而反之三，便是世上绝顶聪明之人，不想兄台之聪明才智，尤在此辈之上，老夫实是口服心服的了。”

他微一拊掌，便又正色说道：“此一可怜之孤女，正是被那丑人温如玉将其终身交托于兄台的温瑾了——”

卓长卿面容一变，接口道：“难道老丈先前便在树林之中，将小可方才与那丑人的谈话，全都听到了。”

高冠羽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瞒兄台说，老夫萍踪寄迹，到处为家，方才走的累了，便在那树林之中，寻了个木叶浓密的枝桠，歇息了下来，却不想无意之中，竟将兄台与那丑人温如玉的答话，全都听到耳里，但望兄台不要怪罪于我。”

卓长卿颀长的身躯，像是顿然失去了支持的力量，缓缓地又坐了下，目光越过桌子，却仍然停留在那高冠羽士的身上。

在这刹那之间，他心中怒潮般地翻涌起许多惊诧与疑惑。

他甚至开始怀疑，这高冠羽士将这故事告诉自己的意义，暗中寻思道：“此事纠缠复杂，可说隐秘已极，这高冠羽士又怎会知道的呢？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飘泊风尘的武林隐士，但以他的身分，本应万万不会知道这魔头温如玉的隐秘之事的呀！”

于是这高冠羽士的身世来历，便再一次成为他心中困惑难解之事。

“他倒底是谁呢？如此交结于我，又有什么用意？”

卓长卿暗问自己，只是他亦自知道这问题并非自己能以解答的。

只见那高冠羽士伸手一捋颌下漆黑的长髯，笑容敛处，神色之间，突地变得十分庄穆，目光之中，更是正气溢然。

卓长卿虽对此人大起疑惑之心，但却再也无法从此人身上，看出一些奸狡之态来，俯首沉吟半晌，方自答道：“老丈对此等隐秘之事，坦诚相告于我，小可感激还来不及，焉有怪罪老丈之理。”

高冠羽士微喟一声，正容说道：“此事不但极为隐秘，而且关系颇大，武林之中，知道此事的，可说是少而又少，就算那些曾经参与此事的温如玉的亲信苗人，事后亦都被这女魔头杀却灭口，要知道那梁孟双侠生前交游颇众，温如玉虽然骄横拔扈，凶焰甚高，却也不敢将此事泄露出去，唯恐有人寻她复仇。”

他话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武林中人虽然奇怪这梁孟

双侠怎会突地失踪，但时日一久，也都逐渐淡忘，然而那丑人温如玉却将此事隐藏得越发严密，为的是那孤女温瑾已经长大成人，温如玉自然不愿让她知道自己曾经害死她的父母，唉——梁孟双侠九泉之下，若还有知，知道自己的独生爱女，竟对温如玉千依百顺，奉之如母，真是死难瞑目了——”

他又自长叹一声，像是十分悲哀的样子，卓长卿剑眉一轩，突地问道：“此事既是恁地隐秘，却不知老丈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高冠羽士微微一笑，神色之间，丝毫未显惊慌之态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壮年之时，曾经深入苗疆采药，在荒山之中，遇见一个垂死的苗人，这苗人便是曾经参与此事，又被温如玉杀之灭口的，他临死之际，将这件事告诉了我，还让我为他复仇，只是——”

他语声微顿，叹息一声，方自接口道：“我自问武功不是那温如玉的敌手，又不敢将此事随便告诉别人，是以便只有任凭这件惨绝人寰之事，在武林中隐藏如许多年，唉——其实老夫却是时时刻刻想将此事了却的。”

他目光一抬，笔直地望向卓长卿，沉声又道：“如今我将这件在武林中已近湮没的秘事告诉兄台，兄台可知道是为什么吗？”

卓长卿道：“正想请教。”

高冠羽士目光微转，正色又道：“兄台少年英俊，不但聪慧绝人，而且正气凛然，老夫自问双眼不盲，行走江湖，

亦有数十年，却从未见过有如兄台这样的少年侠士，想那温如玉明知与兄台仇不可解，却仍然将自己唯一爱护之人托付给兄台，因此可知，这女魔头虽然是骄横凶酷，对兄台却也是十分器重的。”

卓长卿微一摆手，正待谦谢几句，却听这高冠羽士又道：“老夫与兄台萍水相逢，便将这等重大之事，告诉兄台，为的是想请兄台将此事了却，也免得梁孟双侠冤沉海底，老夫虽已老朽，但为着此事，只要兄台有用得着老夫之处，老夫也愿拼尽全力，以供鞭策。”

卓长卿剑眉微轩，朗声道：“这等凄惨之事，莫说与小可尚有关系，只要小可知道，也万无袖手之理，只是——”

他长叹一声，缓缓垂下目光，接口又道：“那温如玉的武功，的确是惊人无比，小可也不是她的敌手，是以——唉，小可连自家的杀父深仇，都无法报得，又怎能替老丈效力呢？”

高冠羽士捋须一笑，道：“这个老夫也知道。兄台武功虽不如那丑人温如玉，却也未见相差多远，只要兄台稍加智计，便不难将此魔头除去。”

卓长卿微一皱眉，心念数转，突地说道：“老丈可是要小可将此事告诉温瑾，让她们两人之间，先起冲突，然后——”

高冠羽士拊掌笑道：“兄台确是惊世绝才，万事俱能洞悉先机，想那温瑾若是知道她自己奉之以母的恩师，却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，焉有不为自己父母复仇之理，那

温如玉一生孤僻凶残，对她却是千真万确的真心爱护，温瑾纵然对她动手，她却是必定不会伤害温瑾，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让温瑾杀死亦未可知——”

卓长卿目光动处，只见这高冠羽士目光之中，得意已极，生像是与那丑人温如玉也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一样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接口问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老丈何不直接将此事告诉温瑾。”

高冠羽士伸手取起面前酒杯，啜了一口，神色不变地说道：“老夫若直接将此事说出，那温如玉若是知道，岂肯放过我，唉——老夫老矣，昔年豪气，今已消去，也变的有些贪生畏死起来，唉——说来的确汗颜得很。”

他放下了酒杯，不等卓长卿说话，却又自顾接着往下说道：“方才我在林木之中，见到兄台独立长叹，便知道兄台心中，一定是为着两事忧烦，不能自解——”

他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兄台所烦忧的第一件事，自是为了那温如玉要叫阁下娶温瑾为妻，那时兄台还不知道此中内情，心中极为不愿和自己不共戴天仇人的徒弟结为夫妇，但却又答应了那温如玉，因之心中烦恼，却又无法向人说出，更无法求人帮助，老夫若是猜的不错，那么兄台心中这一件烦恼，此刻想必不会再有了。”

卓长卿轩眉一叹，朗声接道：“若论凡事俱能洞悉先机，只怕老丈还要远在小可之上哩。”

心中却在暗中寻思道：“方才我仅只在林边叹息一声！这高冠羽士便已猜中我的心事，但他明明已知我是为

了何事叹息，却又为何要再三追问我？看来此人外貌虽是光明磊落，心中却不知对我暗藏着什么机心呢？”

目光抬处，只见那高冠羽士又自捋须一笑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老夫遇事，虽也能事先猜着三分先机，遇人也能猜中别人三分心事，但这不过是全凭老夫飘泊人海数十年，积得的一点阅历经验而已，怎比得兄台年轻英俊，天纵奇才，唉！兄台若是到了老夫这等年纪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心智、武功，只怕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与兄台颉颃之人了。”

卓长卿微笑一下，口中谦谢不已，心中却又自寻思道：“这高冠羽士自从一见我面，每一句话中都少不了恭维我两句，他武功显然较我高些，年龄更比我大了许多，对我如此客气，竟却又是为的什么呢？”

他阅历虽浅，但方才已觉这高冠羽士有些可疑之处，此刻更觉得他如此结交自己，必定有着什么深意。

高冠羽士手中轻捻长髯，见到他瞪着眼睛出神，一笑而道：“兄台心中所忧虑着的第二件事么？老夫此刻也猜上一猜，如若老夫猜的不错，那么——”

卓长卿微笑接口道：“莫非老丈对小可这第二件事，也有什么化解的方法么？”

高冠羽士笑容一敛，正容说道：“老夫与兄台虽然是浮萍偶聚，相识甚浅，但也已看出兄台非但天资绝顶，聪慧超人，而且是个生具至情至性的热血男儿，兄台心中所在忧虑的第二件事，倒不是为着兄台自己，却是为着成千成百，不远千里赶来的武林豪士。”

他语声一顿，目光直注卓长卿的面目之上，缓缓又道：“老夫方才所说的话，绝非故意恭维，确实句句出自肺腑，而老夫自信双眼不盲，对兄台的为人，也不会看错，是以……”

他微微一笑：“老夫自信这第二件事么，也万万不会猜错。”

他目光一转，却看卓长卿正自含笑凝神倾听，却并不答话，便又接道：“红衣娘娘温如玉蛰居苗疆垂四十年，一向不大过问武林中事，这却并非因她生性恬淡，无意名利，而是她对武林中的一些前辈异人，心存畏惧，是以不敢出来为非作歹而已。”

但近年来，这些前辈异人，不是已经物化仙去，便是封剑已久，再也不问世事，这红衣娘娘静极思动，早就想在江湖间掀些风浪，这‘天目之会’，名虽是为其徒择婿会友，其实却是这位魔头想借机将天下武林豪士一网打尽，这点兄台想必也从她说话之间看出来了，是以兄台便在忧郁，如何才能将武林中这场劫难消弭。”

他略为歇息一下，卓长卿心中却怦然一动，接口问道：“难道老丈有何妙策，能解开小可心中这件忧郁之事吗？”

高冠羽士微笑一下，目光之中，淡淡掠过一丝极为得意的神采，端起面前酒杯仰首一干而尽，含笑说道：“老夫这第二件事，猜的还不错吧？”

其实卓长卿方才那句话，已无殊告诉他自己所